

恋上古诗词·版画插图版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

辛弃疾词

辛弃疾◎著 郑小军◎编注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众里寻他千百度·辛弃疾词

辛弃疾◎著 郑小军◎编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：辛弃疾词/(宋)辛弃疾著；
郑小军编注. —2 版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(恋上古诗词：版画插图版)
ISBN 978-7-02-012194-6

I. ①众… II. ①辛… ②郑… III. ①辛弃疾
(1140—1207)—宋词—诗歌欣赏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8152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俊
特约策划：尚 飞
装帧设计：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25
插 页 2
字 数 215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94-6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前 言

辛弃疾身当南宋弱世，负经纶之才，以功业自许，有气吞山河、平戎万里之志，但现实不允许他施展雄才，无法实现克复神州、整顿乾坤的宏愿。历代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经世之才有极高的赞誉和深沉的叹惜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评价辛弃疾：“今日如此人物，岂易可得！”（《答杜叔高书》）又赞其“经纶事业，有股肱王室之心”（《答稼轩启》）。南宋大诗人陆游将辛弃疾比作管仲、萧何：“大材小用古所叹，管仲萧何实流亚”（《送辛幼安殿撰造朝》）。南宋著名词人姜夔、作家刘宰则将辛弃疾比作诸葛亮或张良：“前身诸葛，来游此地，数语便酬三顾”（姜夔《汉宫春·次稼轩韵》）；“卷怀盖世之气，如圯下子房；剂量济世之策，若隆中诸葛”（刘宰《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》）。元代史学家于钦在《齐乘》中说：“稼轩豪杰之士，枕戈达旦，有志于中原久矣。宋人举国听之，岂无所成！”明代状元钱士升《南宋书·辛弃疾传论

赞》说：“稼轩人材，大类温峤、陶侃，南宋罕有其匹。……使稼轩得握生杀之权，予之以不中制之任，忠义慷慨，必能鼓舞一世。进则为折冲，退则为保障，精采规模，自有大可观者，非若空言之无补也。”清朝康熙帝爱新觉罗·玄烨《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》写道：“君子观弃疾之事，不可谓宋无人矣，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。使其得周宣王、汉光武，其功业奚止是哉！”纵览同时之奖誉，后世之推崇，辛弃疾襟怀志尚、文韬武略，足以负荷社稷之重，大体可见一斑。明了于此，也就容易理解辛弃疾门人范开《稼轩词序》所说，辛公“果何意于歌词哉，直陶写之具耳”。

辛弃疾一腔忠愤、满腹经纶、高世之才，既无从发挥，转而寄之于词，在词的领域里，纵横驰骤，开疆拓土，戛戛独造，在文学史上成就了另一番伟业。南宋文人早已指出辛弃疾在词坛上开拓万古的辉赫业绩。例如，刘过《沁园春·寄辛稼轩》云：“古岂无人，可以似吾稼轩者谁？”陈模《怀古录·论稼轩词》说：“回视稼轩所作，岂非万古一清风也哉！”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盛赞辛弃疾“所作大声鞞鞫，小声铿鍠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，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”

清初诗人王士禛在《花草蒙拾》里业已明确了辛弃疾豪放派领袖的地位：“豪放惟幼安称首。”清代评论家周济《宋四家词选序论》更精辟地阐明了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关键作用和辐射力：“稼轩由北开南”，“是词家转境”；“苏、辛并称。东坡天趣独到

处，殆成绝诣，而苦不经意，完璧甚少。稼轩则沉着痛快，有辙可循，南宋诸公，无不传其衣钵，固未可同年而语也。”近人陈洵《海绡说词》具体阐发周济之说：“南宋诸家，鲜不为稼轩牢笼者。龙洲、后村、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。二刘笃守师门，白石别开家法。”亦如清代词论家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所说：“东坡一派，无人能继”；反观同时代与辛弃疾为同调者，有陆游、韩元吉、陈亮、刘过、杨炎正等；后起而师法稼轩者，则有刘克庄、蒋捷、刘辰翁、元好问、陈维崧、郑燮、蒋士铨等。故陈廷焯《词则·放歌集》眉批总结说：“感激豪宕，苏、辛并峙千古。然忠爱惻怛，苏胜于辛；而淋漓悲壮，顿挫盘郁，则稼轩独步千古矣。”其《云韶集》又说：“东坡词极名士之雅，稼轩词极英雄之气，千古并称，而稼轩更胜。”

早在南宋时，黄昇《中兴词话》就将辛弃疾比作李白。清朝以来的不少评论家则更倾向于把辛弃疾比作词中杜甫。清初词人陈维崧在《〈词选〉序》中以辛弃疾长调比拟杜甫歌行。清代评论家刘熙载《艺概》亦说：“词品喻诸诗，东坡、稼轩，李、杜也。”近代学者蔡桢《乐府指迷笺释》认为“稼轩词沉郁顿挫，气足神完，于诗似少陵”。现代学者则综合各方面考量，指明“宋词之有辛弃疾，几如唐诗之有杜甫”（缪钺《诗词散论》），“词中之辛，诗中之杜也”（顾随《稼轩词说》）。胡适《词选》更是直截指出，辛弃疾“是词中第一大家”。

辛弃疾(1140—1207),原字坦夫,后改字幼安,中年以后自号稼轩居士,金熙宗天眷三年(宋高宗绍兴十年,1140)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之四风闸。其时距金国灭亡北宋的“靖康之难”已历十三年。因父亲辛文郁早逝,辛弃疾自幼由祖父抚养。祖父辛赞,当宋室南渡时,累于族众,未能脱身,不得已而仕于金,曾为亳州、开封等地守令。辛弃疾少时受业于亳州刘瞻(晁老),与党怀英为同学。祖父于闲暇时,常带辛弃疾登高远望,指点山河,思乘机起义,以纾国难。辛弃疾按祖父指令,于15岁和18岁时两度赴燕京(今北京)参加进士科考,借机侦察金人形势。因祖父去世,所谋未遂。直至金正隆六年(宋绍兴三十一年,1161),金主完颜亮大举南犯,北方地区抗金起义风起云涌,22岁的辛弃疾乘机于济南聚众二千反金,不久率部归耿京起义军,达二十余万人,为掌书记。他力劝耿京“决策南向”(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)。其间,僧人义端窃印叛逃,辛弃疾追而杀之,初显锋芒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正月,受耿京委派,辛弃疾与贾瑞等奉表南下,在建康(今江苏南京)受到宋高宗接见。辛弃疾北归途中,闻张安国杀害耿京、投降金国,遂率五十余骑,直奔济州(今山东济宁),突袭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,生擒张安国,缚于马上,当场又号召上万士兵反正,昼夜疾驰,奔赴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将张安

国正法。同时代作家洪迈在《稼轩记》中描写辛弃疾这一壮举：“壮声英概，懦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息。”

辛弃疾南归后最初十年间(1162—1171)，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应有的重用，只担任江阴军签判、广德军通判、建康府通判、司农寺主簿等无足轻重的职务。但他满怀报国热忱，一再上奏恢复中原的谋略。隆兴元年(1163)，张浚指挥北伐，曾取得一些胜利，但因主将之间矛盾摩擦，终致符离之战大败。次年，南宋与金签订了屈辱的“隆兴和议”，主和派势力再度占据上风。26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，向宋孝宗上奏《美芹十论》(又称《御戎十论》)，详细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，具体提出了抗金复国的一系列策略。五年后，辛弃疾又进奏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》及《议练民兵守淮》两疏，并作《九议》上奏右丞相虞允文，驳斥主和派“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”的谬论，再次阐发他的抗金复国方略。这些奏议充满远见卓识，全面展示了辛弃疾杰出的政治、军事才能，可是由于当时宋金和议已定，辛弃疾的抗战谋略并没有被执政者采纳。

辛弃疾南归后第二个十年(1172—1181)，以担任地方官为主，颇有建树，但因调动频繁，不能尽情展示其政治军事才能，更无法实现收复中原的宏愿。乾道八年(1172)春，辛弃疾出任滁州(今属安徽省)知州。他宽征薄赋，鼓励商贸，招徕流民，实行屯田，训练民兵，又建繁雄馆，修奠枕楼，仅半年时间，就使原本

萧条荒陋的滁州，一下子繁荣富庶起来。淳熙元年(1174)，辛弃疾得到后来短期出任右丞相的叶衡的赏识提携，先在叶衡江东安抚使幕府中任参议官，继又入朝为仓部郎官。淳熙二年(1175)，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，从湖北起事，继而通过湖南进入江西，屡次大败官军。朝廷委派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，节制诸军，讨捕茶商军。辛弃疾调集赣州、吉州等地精兵，又征调当地熟悉地形的乡丁，深入山区围捕、追袭，结合诱降，很快杀了赖文政，平定了茶商军暴动。之后，辛弃疾历任京西转运判官、江陵府(今湖北荆州)知府兼湖北安抚使、隆兴府(今江西南昌)知府兼江西安抚使、大理寺少卿、湖北湖南转运副使、潭州(今湖南长沙)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。淳熙六年(1180)，他在湖南安抚使任上，创建湖南飞虎军，利用五代十国时长沙故垒，建造新营房，招募步兵二千、马军五百，备办战马铁甲。辛弃疾这项计划，虽然得到朝廷的批准，但枢密院中仍有人反对，在孝宗面前劾奏辛弃疾聚敛民财，孝宗因此特降金字牌，勒令即日停工。辛弃疾接到金字牌后，藏起命令，督促监工务必如期完工。其时正当秋雨连绵，赶造二十万瓦很难。辛弃疾下令：除官舍神祠外，居民每家取瓦二片。不到两天，二十万瓦办齐，僚属叹服。飞虎军建成，雄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。事后，辛弃疾陈述本末，绘图进奏孝宗，孝宗释然。不久，辛弃疾第二次出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，负责赈济当地灾荒。他张贴的赈灾榜文只有“闭粜者

配，强籴者斩”八个大字，意即囤粮不售者将受流配处分，强行劫夺屯粮户者处以死刑。同时，他拿出公款，让士民公推精明能干的人领款去购买粮食，不取利息，限一月内运到。到期，城下粮船连檣而至，米价自减。辛弃疾因赈灾有功，受到朝廷嘉奖，转任奉议郎。但是，辛弃疾多年来独当一方事务，刚直自信，是非分明，处事果敢，触及了某些权贵的利益，因而遭到他们的忌恨和诽谤。淳熙八年(1181)十二月初，台臣王蔺弹劾辛弃疾“奸贪凶暴，帅湖南日虐害田里”，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。辛弃疾还未来得及赴浙西提刑新任，即被罢去所有职务。

从淳熙九年至绍熙二年(1182—1191)，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三个十年，是被迫退隐闲居于上饶带湖的十年。他自谓“人生在勤，当以力田为先”，故以“稼”名轩，自号稼轩居士。一方面，他以庄子哲学和陶渊明诗篇陶冶自己，表达与鸥鹭结盟，悠游山水，远离尘嚣的旷放之情；一方面，他又无法忘怀世事，时常抒发幽愤，与韩元吉、郑汝谐、陈亮等人的唱和中更是表达了至死不渝的抗金复国豪情。

绍熙三年至五年(1192—1194)，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、福建安抚使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。在福建安抚使任上，辛弃疾设置“备安库”、筹建万人军旅等举措，又遭谏官黄艾等人交章弹劾，因“残酷贪饕，奸脏狼藉”等罪名，而被罢免各项官职，再度退归上饶，又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闲居生活。庆元二年(1196)，辛弃

疾全家自上饶带湖移居铅山(今江西铅山东南)期思瓢泉。

嘉泰三年(1203),64岁的辛弃疾又被起用,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,次年差知镇江府。当时独揽朝政的韩侂胄准备对金用兵,他既想利用主战派名帅的声望,同时却又忌惮别人跟他分享功名。开禧元年(1205)三月,正当辛弃疾在镇江积极备战、颇有声色之时,朝中却以荐人不当,将他连降两级官阶。同年六月,将他调离江防重镇,改知隆兴府(今江西南昌)。七月初,谏官弹劾他“好色贪财,淫刑聚敛”,辛弃疾又一次被革职,含恨返回铅山。开禧二年(1206),在韩侂胄指挥下,南宋出兵伐金,因仓促无备,草率从事,正如辛弃疾预料的那样,惨遭败绩。开禧三年(1207)秋,金人提出索要韩侂胄首级为议和条件。韩侂胄大怒,欲再次对金用兵,并想重新起用辛弃疾替他支撑危局,遂宣布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,要他速赴临安奏事。诏命送达铅山之日,辛弃疾身患重病,上章请辞。九月十日,68岁的辛弃疾赍志以歿,与世长辞。

统观辛弃疾一生,自山东起兵反金,至南渡归宋以来,有忠义之心,刚大之气,经天纬地之才,吞吐八荒之概,但命途坎坷,备极艰辛,三起三落,长期罢官闲居,平生志愿百无一酬,长使志士仁人唏嘘不已。正如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论:“辛稼轩风节建竖,卓绝一时,惜每有成功,辄为议者所沮。观其《踏莎行》和赵国兴有云:‘吾道悠悠,忧心悄悄。’其志与遇,概可知矣。”

辛弃疾与苏轼、陆游等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侧重点很不相同。苏轼“以文章余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”（王灼《碧鸡漫志》），陆游则“是有意要做诗人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），皆非专力于词。辛弃疾却是毕生致力于词。他青少年时代在北方所作词，即受到前辈蔡光的赞赏，蔡预言弃疾“他日当以词名家”（陈模《怀古录》）。可惜稼轩早年词作都已散失。辛弃疾南渡以后，壮志不酬，虽“负管、乐之才，不能尽展其用，一腔忠愤，无处发泄。……故其悲歌慷慨、抑郁无聊之气，一寄之于其词”（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引黄梨庄语）。今所存辛弃疾词达六百二十余首，数量之多，为唐宋词人之冠；境界之高，意蕴之深，内容之博，创辟之多，亦为历代词人所难以企及。

明末毛晋《稼轩词跋》称“词家争斗秣纤，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，磊落英多，绝不作妮子态”。“抚时感事之作”正是辛弃疾词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。辛弃疾是文学史上少有的用词来全面、生动地反映风雷激荡的时代风云的词人。

辛弃疾抚时感事之作主要包涵几个方面的内容。首先，抒发故国之思、中原沦陷之痛。辛弃疾作为曾在金人统治下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北方人，对于家国沦丧之痛有特别深切的体会。他南渡归宋以来，看见初春大雁北归，会触发他无法北归的哀

愁：“清愁不断，问何人会解连环。生怕见花开花落，朝来塞雁先还”（《汉宫春·立春》）；听到杜鹃（子规）“不如归去”的啼叫，也会引起他有家难回的伤痛：“蝴蝶不传千里梦，子规叫断三更月。听声声枕上劝人归，归难得”（《满江红》“点火樱桃”）。他登高远眺，更是关注沦陷的北方大地：“凭栏望，有东南佳气，西北神州”（《声声慢·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》）；“遥岑远目，献愁供恨，玉簪螺髻”（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）；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（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）。他的故国之思也会从他清醒的生活空间，弥漫到他的梦中世界：“平生塞北江南，归来华发苍颜。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”（《清平乐·独宿博山王氏庵》）。其次，歌咏报仇雪耻、抗击金兵的英雄壮举以及收复失地、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。辛弃疾青年时代就有起兵抗金的壮举。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襜突骑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银胡觥，汉箭朝飞金仆姑”（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，戏作》），“季子正年少，匹马黑貂裘”（《水调歌头·舟次扬州和杨济翁、周显先韵》），“挥羽扇，整纶巾，少年鞍马尘”（《阮郎归·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》），都是词人早年英勇抗金的生动写照。同时，词人也为见证当年宋师击败金兵的采石大捷而深感自豪：“汉家组练十万，列舰耸层楼。谁道投鞭飞渡，忆昔鸣髀血污，风雨佛狸愁”（《水调歌头·舟次扬州和杨济翁、周显先韵》）。辛弃疾南归以后，曾在湖南建立雄震一方的飞虎军，又在福建海防、镇江

前沿筹建万人军旅，所以，稼轩词中那种抗金义勇与英雄豪气，绝非一般词人形诸纸面的豪言可以比拟。观其投赠、送别、应酬、祝寿之作，亦不乏极力鼓舞抗金之辞，即使是长期罢官闲居乡间，仍以天下为己任，念念不忘收复神州事业。如为前辈好友韩元吉祝寿，便道：“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”，“待他年整顿，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”（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）。与挚友陈亮同游鹅湖，共酌瓢泉，极论世事，长歌相答，则曰：“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”（《贺新郎·同父见和，再用韵答之》）。寄陈亮壮词，又曰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（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）。送青年诗人杜旆，亦竭力激励：“夜半狂歌悲风起，听铮铮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，正分裂”（《贺新郎·用前韵送杜叔高》）。诚如清人黄蓼园《蓼园词评》所说：“幼安忠义之气，由山东间道归来，见有同心者，即鼓其义勇。”第三，谴责苟且偷安、屈辱求和的主和派，表露对危难时局的深沉忧虑。愤恨执政者不顾北方沦陷，无视沦陷区人民恢复渴望，则曰：“渡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。夷甫诸人，神州沉陆，几曾回首”（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）。或即事叙景，暗讽执政者对山河残破麻木不仁：“剩水残山无态度，被疏梅料理成风月”（《贺新郎》“把酒长亭说”）。忧心战备荒废，金兵侵

凌，形势危殆，则曰：“落日胡尘未断，西风塞马空肥”（《木兰花慢·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》）。或就景抒情，忧愤交加：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”（《摸鱼儿》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）。第四，宣泄请缨无路、壮志难酬以及备受打击、孤独无奈的悲怆与幽愤。倾诉漂泊江南、功业无望，则曰：“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（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）。慨叹英雄豪杰备受压抑摧残，则曰：“汗血盐车无人顾，千里空收骏骨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；“追亡事今不见，但山川满目泪沾衣”（《木兰花慢·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》）。痛感自身迭遭弹劾、罢官退居乡间，则曰：“笑吾庐，门掩草，径封苔。未应两手无用，要把蟹螯杯”（《水调歌头·汤朝美司谏见和，用韵为谢》）；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（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，戏作》）；“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觉新来懒上楼”（《鹧鸪天·鹅湖归，病起作》）。此外，词人长期退居乡间，时常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诗文陶冶自我，也写了不少流连诗酒、鄙弃尘世的闲适词。

辛弃疾的咏史、怀古之作，与抚时感事之作关系密切，亦有极高的艺术成就。这类作品，借古代人物、历史事件，映照、对比时事，抒情述怀，所谓借古人之酒杯，浇自家之垒块，诉心中之不平，寄感慨于千载。如咏史名作《八声甘州》：

故将军饮罢夜归来，长亭解雕鞍。恨灞陵醉尉，匆匆未识，桃李无言。射虎山横一骑，裂石响惊弦。落魄封侯事，岁晚田园。谁向桑麻杜曲，要短衣匹马，移住南山。看风流慷慨，谈笑过残年。汉开边功名万里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。纱窗外斜风细雨，一阵轻寒。

吟咏西汉飞将军李广，专门选取李将军罢职后闲居一段，写他落魄受辱而又壮心不已的故事，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不平之情，笔力峻峭，忧愤深广。辛弃疾怀古词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更是传诵千古的不朽名篇：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：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

词人晚年出守镇江（京口），登览怀古，缅怀从京口发迹的英雄——抗击北方强敌、战功卓著的孙权、刘裕，由北伐英雄引出北伐失败者的“仓皇北顾”，进而由历史往事引出对现实形势的

感慨和隐忧，将词的历史感与现实感跨越时空对接起来，词风沉郁顿挫，境界深邃宏阔。

辛弃疾词中颇为人称道的另一类作品是他的情词。这似乎与他的英雄豪气相左，但言情本是词的主要题材，辛弃疾亦承晚唐五代花间余绪，又是至情至性人，情感浓挚，才情横溢，于慷慨激昂之余，未尝不能婉转缠绵，风流妩媚。正如清代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所说：“稼轩固是才大，然情至处，后人万不能及。”粗计稼轩情词约占其词总数八分之一，数量不可谓少。内容上既有与妻妾、情人等相关的写实之作，又有借幽情以寓意的寄托之作，也包括古代常见的代言体闺思词。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。如《祝英台近·晚春》：

宝钗分，桃叶渡，烟柳暗南浦。怕上层楼，十日九风雨。断肠片片飞红，都无人管，更谁劝啼莺声住。鬓边觑。试把花卜归期，才簪又重数。罗帐灯昏，哽咽梦中语：是他春带愁来，春归何处，却不解带将愁去。

写闺中女子相思浓愁，借由伤春、怨春之辞流露出来，哀婉细腻，缠绵悱恻，“烟柳暗南浦”、“十日九风雨”云云，又多弦外之响、言外之味。清人沈谦《填词杂说》评论说：“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，至‘宝钗分，桃叶渡’一曲，昵狎温柔，魂销意尽，才人伎俩，真